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左中允臣璐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孫𤨲

謄録監生臣任遇春

成都文類卷四十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寺觀五

光福院西脛定身記

張有成

府城之東列剎相望惟光福距城為近名禪寺有西脛定身舍焉而院宇蕞然介于民居寄榻連棟標榻不存往來者弗

知為院也余官華陽旦暮過門久而始得其處異日齋香訪之像埃沒蛛寞鼠塵鑪無餘灰主僧法緣踉蹡出迎問其興廢漫不能知出左劵數紙示余蓋偽蜀廣政施者名氏而圖經及清獻趙公成都記略無半詞紀撫則院之不振也久矣按傳燈録益州有二禪字異而同音曰西睦嗣東院從諗曰棲穆嗣夾山善會今定身即東院之嗣也嘗開堂有俗士舉手曰老子便是一驢師曰山僧為汝跨彼無語後三日復來曰某前日被賊師拈杖逐出平居忽喚侍者其人應諾即曰更

深夜靜共伊商量其機緣止此然一齋可知嚮味矣先
緣是法病此院之壞使其徒持簿乞民間微細積累仍
其址而新之為佛殿齋廳兩挾屋栖止之房庖厨之所
以居其屬而定身閱歲滋久雖真骨強勁靈膚堅容不
抗不倚然鉛汞漫漶相好黯昧信者慊之家君始倡邑
人出力嚴之乃施髹漆乃閟龕室神宇凜然乃還舊觀
既成集其徒散諸香花聲鐃鼓魚螺設伊蒲之饌以落
之間禱家君命牛馬走為記余觀世間迷誤之流愛其

幻軀不啻金玉然數十寒暑則老死翳滅飄爲煨塵彼達者則不然棄之尸陁林以飼烏鳥初不以爲難而戒光定力烝休膠固歷刼壞而自如乃知一切法以受故壞舍故常在豈謂是耶雖然一受其形成就破壞固已具足而余乃以世間情想讚歎刻畫豈真知師者邪姑鑱之石以識歲月紹興十六年記

永慶院記　　　　孫朝隱

自武擔循城而西林樾秀美景物清潤有家岌然峙于

城隅者前蜀王君光圖之墓也傍有永寧佛宫枕墓之
頽則王氏追崇掃洒之地也本朝崇寧二年始草為十
方錫名永慶以栖雲水之侶更涉五世棟宇聮壞臺殿
傾圮時有北丘法號道寧慧力梵行人天歸敬遂率一
方長者鳩材傭工革而新之廢址頽垣忽聳凌雲之棟
金繩寶界坐侵星月之光起於紹興乙丑之春成於丙
寅之夏遂為西郊淨坊之勝方王氏之興也改廳堂為
宫殿以墳墓為陵寢而此佛剎因之以興曾未數年而

狐兎巳棲扵楸松之下矣聖宋龍興削平僭偽紺祠琳宇因而不改遂使祥雲佛日輝映遠近至于寧公不憚興作之勤化出宫殿樓觀扵摧殘瓦礫之中厨堂廊廡焕然一新自非為佛棟梁以垂裕後世為心誰至是哉跡其巧力當與天地無窮也後之安禪選佛扵其間者可不念諸紹興十八年記

大中祥符院大悲像并閣記

馮檝

世出世法從一心起心有染淨遂分真妄妄心雜染發

起八萬四千塵勞真心清淨出生八萬四千妙用心妄則為衆生心真則為諸佛衆生以塵勞而墮於輪迴諸佛以妙用而為之救拔自昔觀音大士爰因曠刼奉事觀音如来法教以從聞思修入三地大士依而行之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静二相了然不生知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空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来同

一慈力二者下合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惟下與衆生同悲仰故所以憐愍衆生具有八萬四千塵勞造八萬四千惡業受八萬四千苦報惟上與諸佛同慈力故所以等齊諸佛具有八萬四千妙用現八萬四千清淨寶目示八萬四千毋陁羅手目之所視或慈或滅或定或慧手之所運或執或持或提或引救護衆生得大自在夫大士救衆生之苦一身之中必取手眼之多者何也葢觀衆生若援而置之安樂之地惟手眼

可以致力儻於世人僅有兩手兩眼疇能普見受苦衆生而拔其苦哉且目以觀見為義如大圓鏡有相斯現相有八萬四千來則照之惟能照察則可以周知衆生之業而受諸苦手以提拔為義如大醫王有病斯救病有八萬四千來則治之惟能療治則可以盡拔衆生之苦而共樂大士既具八萬四千手眼而無刹不現無生不度所以十方世界或雕或鑄或塑或畫綵繪其像而以香花燈燭珍果飲食而為供養祈福禳災解難除厄

有八萬四千種無不立應皆稱衆生祈求之數而應之也然今之世間所刻之像止取千數者以過是則非智巧所及姑從中制而為之耳成都府聖壽寺内勑賜大中祥符院院乃偽蜀相懷靖公王處回捨財興建堂殿屋宇共四百間最為宏麗中有㬉堂年遠頽壞公七世孫長講賜紫沙門法珍發心於紹興十六年勸誘闔府檀信千家遇本命元辰生朝諱日即領二十僧為持大悲等呪仍歲化五十家修設圓通道場以所得施利於

十七年季春役工雕造千手眼大悲像至二十一年孟冬像成立高四十七尺横廣二十四尺復於二十二年季春即故煖堂基而稱像建閣閣廣九十尺深七十八尺高五十四尺於紹興二十二年三月七日閣就奉安聖像於其中像如閻浮檀金聚而為山晃耀一切千目咸覩千手咸運無方不照無苦不救一切有求隨感隨應豈惟為衆生植福免難之場實趣菩提涅槃之妙門耳嗚呼人纔兩目不可責以並觀人纔兩手不可責以兼

用大士千目之多同時照矚而照無不察大士千手之多同時運用而用無不當奚爲而能是耶究其所分在有心無心之間耳凡人以有心逐物逐此則忘彼逐彼則忘此大士則以無心而應一切故能現無盡之手眼以赴衆生之求求則應之而應無不宜也豈獨觀音能然人孰無耳耳孰無聞儻能各各返聞以聞自性自性即得成無上道是亦觀音而已矣故曰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文殊之言豈欺我哉

昭覺僧堂無盡燈記　　計有功

有法燈有世燈法燈水乳相傳世燈膏火相續昭覺雲堂擇法勝地屋翼華煥海衆霧集人傑地靈念念禪悅夙興夜寐甚者幾廢寢食由是佛龕齋堂脩廊後架列炷明燈其來斯久膏蘇不繼例遣堂僧分化遠外緣有易難事生疲厭或曰為法燈來受世燈若辦道之志不堅左綿沂公年德兼艾累踐綱維之職歷見是事惻然憫之彈指說誓願罄囊膏立長生庫舉其贏息永為膏

火之資俾我有衆專精進心息經營力僉議允協選擇同袍掌其事講若晝一造始紹興丁丑之元以蜀慶嵩一禪又求記於灌園居士居士曰佛過去世帑羅比丘因燈行乞授記作佛號曰然燈最後次彌燈光如来淨其旃迦等佛皆施燈而證果今求者施者沂獨以身任豈自利耶二士曰沂非自利亦非思念今日在會法衆而已願我同志以無盡心續無盡光結無盡緣俾人人獲天眼第一求文之大意如此讚歎而言曰夫捨家求

道身不可不辛勤心不可不安逸其辛勤也山行水宿虎狼為伍使人以操修入道其安逸也不耕不織百用具足使人以慙愧入道今也營營馳求則固免矣而乃優游卒歲謂吾當然此真慙愧也衆其勉之吾意止此

若其發蒙破䇲珠交玉映則有堂頭緣公大法炬在慎忽

向燈影中行讃曰以一燈傳千萬億燈燈燈分別以一心傳千萬億心心心明徹前念法燈若世燈千身一舌今據世燈悟法燈一堂十月幾人親到龍潭當機直截

劃斷明頭暗頭真滅正照現前天開日晃此無盡燈出無盡藏

金繩院觀音塑像記　　員興宗

聖人觀萬法而返於一而其極也一足以涵萬流行散徙揮綽洞達上足以抗太虛入窈冥下至於融八紘内外萬物形狀變化之情人愈即而無窮也測而無得也逐之而無及也浩乎巍然詰其何自而一與夫一之所以運量至此伊誰究之而誰識之邪意必有虛而明圓

而靜返流全一者之得之也昔者吾窮乎西方之學以為莫尚乎休復於一以致用所謂觀音大士者最其全一者也彼由聞而心圓照物未致而心自融心未起而聞自具衆機不張而一真内澄是以聞薰聞修聞所聞盡非有萌於物而有意於聞也衆萬控摶舉不外吾之聞此其所以為聞也與或曰吾耳之性猶聖賢耳之性也循聞之本非自外入非不外入也何獨大士云耳哉然衆生不復於聞而大士獨曰聞復何謂也曰是非天

下之所能備也衆生以聲緣橈心吾聽内謬則吾真内賊孰哉鬱鬱乎是其中有佛一者乎今吾試窺諸天地之間虚空與一氣之相遭而律之本於是焉生彼其樂之融於中而泄之金石者天下非固求聞而有不能不聞者也其聲氣之接疾徐奮蕩往来憤啓之變善聞者遺聲以契妙契妙以合一混混洋洋吾不知因聲而後有聞邪因聞而遂有聲也是二者其真爲一乎其異邪若使衆人叢聽於康莊之逵心之不冥而境之衆多也

雖九奏乎吾側清者濁者疏亮者直而條達柔而曼衍者吾先兆乎常變作止之意耳執一則廢一執宮則羽廢執羽則商廢始焉心迎而距終焉聽雜而流若是而自名於為聞其果有得已乎抑其無得也如知其無得則知衆生流浪為聲所蔽既以倒聞為機蓄聞為誤至於六用迷惑而不可振者斯已矣故夫古之聰聽於樂者必返於聽之初形充空虛其來無止其去無朕了衆樂於寂然之初而後衆音之所不得遁此天下之至聽

而君子充其類以治性者也然則至聞無聽而後為聞而況聖賢自性聞聞者乎今彼大士以一精明而離二生滅翳除故聞復則道惡乎往而不聞聞極故圓妙則聞惡乎往而不可真聞現前而十方平等雖一佛二佛以至千萬億佛同一慈力雖一國土他國土以至恒河沙國土同一悲仰體於無窮而化於無根大士之本聞猶未數數然也惡覩所謂能贊其聞矣哉成都金繩禪院主僧道如者喜誦大士之教而銷諸學常以為金繩

之地塔廟勝處也觀音之像闕焉於是戚焉以憂教工具衆寶香檀摶土為像衣金螺紺珠琵炫燿法帶卧具玲瓏宛轉與夫前施後列逸浪層崖恍惚怪怒祥雲瑞霧花葩竹石青紅晃蕩踈曠簡遠之意率皆匠之於心窮之無端而視之無涯神造鬼設豈所謂融然受勃然應沛乎其技之妙而妙竟不自知也異時觀者或因像致禮因禮生悟其不在茲乎陵陽貟輿宗見聞妙麗即為著大士入道之因且繼之頌曰我觀世間人種種患

無明一根不銷復六用自成障聞既不可得況自聞聞者譬彼遊都城忽聞衆樂作叢鼓及鐘磬柷圉諸琴瑟是聲本涵聞非以聞故有而諸妄執者先循聞所在即聲以為聞是聞非真實如是倒聞機未幾聞變滅循聲故流轉旋流獲無妄如文殊所説稽首觀世音不住一切相覺寂聞自融聞性圓滿故心精既遺聞是則真聞者以致無量劫及恒沙國土皆以聞攝入各究竟圓通我今釋塵勞敬禮光明像願一彈指頃修證亦如是

起悟院記

郭印

自漢永平而上中國未始有佛然堯舜之無為禹湯之用中文王之不識不知夫子之無我顏子屢空曾子守約孟子養浩然之氣皆盡心知性之學也其與釋氏忘死生屏嗜慾離塵垢蓋同道矣至齊梁隋唐間為佛之徒始盛唱禍福神報應聾瞽末俗求尊大其師以自售其教至使人主去玉食而為奴隸虛禁籞以舍朽骨一人倡於上百人和於下而禍福報應之說根蟠本固於

天下牢不可拔營宫室侈塔廟廣僧尼惟恐後曰不如是福不我臻而禍凜凜也嗚呼愚哉豈佛之意哉成都大慈寺曰聖慈唐至德初所建也合九十六院地居衝會百工列肆市聲如雷政和二年冬火其旁小院十有六府帥席公旦請于朝頒緡錢改建超悟宣梵嚴淨三刹使學禪者居超悟學律者居宣梵學講者居嚴淨而超悟則命僧文英主之英承灰燼之餘鳩工庀徒創建禪宇凡為屋千楹且闢龍宫以藏貝葉規撫恢敞氣象

雄特始成而旁院復火勢且延及師函白府毀正寺之
三門以絶之請後自建火乃止而三門復新師用力勤
矣院始無田師合施者金錢且請廢寺之產於官成三
百畝以備桑門之供師死嗣子義登義全各益以家田
及誘福唐朱氏得百畝故能耽耽為大叢林無復異時
囂塵煩汙之聲可喜也雖然院之廢興於佛何有昔持
地菩薩平治險隘修作橋梁毗舍如来謂曰當平心地
則世界地一切皆平師前知方寸之間具大寶刹巍巍

堂堂鎮四天下火不能燒水不能没雖八萬四千浮屠寶墖之功有所不及亘闔浮提皆超悟矣禍福報應果安在哉師姓蘇氏泉州人往来商成都富鉅萬留意禪悦忽若有悟盡捐資移書别妻子祝髪於嘉祐院妻子萬里入蜀訪之師絶不復見堅坐一室歷三日寂無人聲妻子知師志不可奪棄去以故聲望愈髙四坐道場住超悟二十餘年而没義登懼其師之功不彰求予記其事予舊接師也故喜為之書

龍跡觀記

李石

成都府二十里有道士觀本乾寧間桂州功曹楊素之故宅九幽拔罪經云李真人嘗居之慶歷間有白龍自西来投入觀之井白霧三日吐火珠如彈浮水上土人遂以龍跡名之觀基趾起於進士年誠等施之為地十畝為殿宇廊廡兩序百楹像設土木丹碧則道士楊慶隆唱之小師桂悟真和之而一觀之體用具矣按創觀出唐乾寧而龍見僅自吾宋慶歷觀舊應有名不應近

取龍見之祥而為龍跡之名也抑亦前未有名而漫爾
世俗之名乎大道無名聖人無名凡可以強名而見於
有為者皆非其真也不得已因其變化至神鼓舞妙象
曰道曰聖寓人於龍則觀之取名為不陋矣況夫膚寸
之雲而施蔽天之澤三日之雨而為旱歳之利扇風霆
走江海則龍之功豈特岷峩一方惠而已乎吾將屬道
士善護此井以無忘龍所宫則祈禱香火之集永永為
此觀無窮常住亦一助也異時樂事君子與龍策勲聞

上俾拜敕書之賜以侈龍之威靈抑未遲否又云時有
小龍見觀之近江水中併書以紀異

通真觀捨田記　周時

紹興甲子予既遷葬先君於學射山之麓歲時伏臘必
来拜幽堂躬饗祀是時所謂通真觀者兀然殿祠外枝
撐破屋數椽餘皆榛礫之場也後二年予自蒲頓銜檄
成都校藝秋官来山中斤斧丁丁土木之功過半已鬱
鬱有氣象矣主香火鄧處厚遂首鬻面雜作於塵土中

拂衣相顧揖且笑語如平時處厚同里閈丱歲相周旋素知其誠樸高行勞問久之因謂天下無難事與廢果在人也處厚曰山野無動人之具惟辦一心以對天恐不足以任真人之責蓋事有權與不敢不告有羅先生者世以赤脚號之混俗道養神全氣固美鬚髯紅頰目光炯炯凡言吉凶禍福如龜卜燭照少無差人爭見之一日出城之北門謁知府郭公舉家燒香拜跪環立惟謹次第言之皆如見最後一女子作禮甚肅羅曰既禄

食又有子恐訔於壽惟於荒廢寺觀作大縁事可以延之其夫何某受命調温江尉及得子皆如其說或曰學射山通真觀久廢欲施其財而未决羅乃徒步閒道物色之處厚者不之覺羅歸曰可矣遂捐田百畝為齋廚之供處厚又取其地利之積入修造附益其襯施而枝梧之至紹興二十七年觀成併得其田以歸烏乎蜀之山高水深固多隱士異人往來廛市間異時如朱桃椎孫思邈爾朱先生者不一今羅先生實其流輩耶至於

以田而易年坐了其耆艾假脩短之論以冀其必從邪
抑夭壽有數而神符秘呪果可以損益之也予皆不得
而知之然一念之誠上通於天受天之祐亦人事之必
然者故併書之以為善念者之勸

重修安靜觀記　王剛中

紹興二十八年臣剛中以書命代匱西掖會蜀闕帥九
月庚辰臣實承詔安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一再引
對便殿凡卹民察吏治邊御將之法皆蒙面加訓敕委

曲詳盡既又曰成都之靈泉有朱真人觀久不葺其葺之此皇太后旨也臣祗慄拜命越明年四月戊子至所治靈泉令何令望来謁即諭上意俾經度遣通判府事范千秋督之閏月甲寅庀役十月巳酉訖工凡為夫一萬二千一百有奇為錢一千五十三萬有奇為門為廊為殿為閣為齋廳及它屋總九十六間增廣故基三十步規模象設俱壯麗視舊不侔矣調用悉自官取纖毫弗敢擾民臣巳繪為圖復于上念不可不記其本末謹

按妙通真人姓朱氏其名字載新唐書隱逸傳葢生於周隋之間歷武德貞觀得道仙去莫知所終然浮遊四方專務救民疾若賢士大夫往往遇之或在長安或在彭城不但蜀也而蜀人事之尤謹若夫升聞九重感悟萬乘降心加禮如今日則真人博大之風殆非世俗所能窺測者抑嘗觀竇髙二長史事迹揆真人胷懷本趣則與齊蓋公所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指歸畧同竇軌怙威喜殺欲吏真人真人輙逃去贈遺珍好弗納也

高士廉慈惠務教化真人乃出見之及詢以政真人瞪視不答士廉亦默識此曰是使我以無事治蜀也因簡條目薄賦歛而蜀果大治臣雖不肖竊願自附於士廉庶幾不負聖天子所以屬任之意焉真人錫號妙通崇寧五年詔也觀名安靜重和元年詔也今觀皆一新惟真人繪像寔廣政間周元裕所為中更順賊之變觀悉煨燼獨此繪像火弗能及風雨飄搖粉墨故在趙清獻公嘗記其異茲不敢更造云

成都文類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成都文類卷四十一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寺觀六

金繩禪院增廣常住田記　　姜如晦

成都諸刹以昭覺正法為大保福信相等次之金繩未在屈指之列也淳熙甲午道人蒖主院事百廢具興乃作五百應

真嵓洞其裝嚴殊勝不在潼川洞門下諸方葢莫及也由是龍天護持道俗趍向出財市田以廣常住者相繼而至有河東太原之鄧景亨者施十四畝有竒直一百四十萬錢成都李元有施二十六畝直一百八十萬錢潼川僧曰道方施二十畝直四十萬錢凡此皆住持道人願力感真大士福力願力無窮則福力無量施者受福當亦無邊而金繩之田甲乙於四大刹當有日矣然以金剛經觀之若人以三千大千恒河沙世界七寶布施得福雖多若以四句偈為人演説其為福

德勝前福德葢如上所施是福德相非福德性也我今敔曰住持若人願以廣長舌敷演微妙義舉四句偈為施田者説使彼施者展轉演説證一切空則大地衆生盡入如來性功德藏視彼頃畝斛斗之施之福未可同日語也住持笑曰老僧昔無卓錐之地今又無錐可卓安得更有四句偈為他人説耶施田受田儻有來歷記之足矣何言僕曰唯唯景亨之室曰衣氏元有之室曰蔡氏主事者皆繪其像於功德堂之末而記其遠日於

異時則付之後來者故併書之以告來者

金繩院五百羅漢記　前人

院在唐名東禅在偽蜀名龍華國朝鳳州太守王蒙正斥而大之梁柱宏壯為諸方冠其建置如禪規外又為大殿三相屬於東偏大中祥符元年始賜名金繩建炎軍興陞戎都府路安撫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别置官屬三殿繪事雖富而像設缺焉有司便其空闊即用為官屬廨舍院綱坐是頹委幾五十年乾道庚寅上命敷文

閣待制廣漢張公震知成都罷制置司官屬一日公顧
膽棟宇雄壯偉麗長太息曰制置司興廢無常安知後
日之不復若乘其間嚴像設以補異時鈌典杜後日館
廨之害不亦善乎於是命僧子文領院事諭意指文以
五百大阿羅漢請閱四歲像設才二百於其中殿作彌
勒像未施金碧而文歸寂令任持懃公繼之懃以乙未
春正月不假方便諸聖推出來住此刹始至有立魔論
皷惑衆者謂懃決不嗣文志懃刻苦經畫錙銖積累儉

薄受用之須散文所散用文所使終文所事一毫不易
魔論乃息未幾何施者雲委不謀而同乃闢前殿以為
洞户貫三為一成大寳嚴應真妙相周廻間錯無量變
現龍宫海藏之會儼然未散歲在戊戌大功德藏相將
落成大師内翰胡公從佛地位現官僚身具大正見觀
察無量壽佛事從三昧起而作是言當來彌勒號稱次
補三十二相則已裝嚴云何釋迦大寳覺王世出世間
為人天師能轉聲聞入佛知見而於此刹寳座從虚譬

如公朝千官百辟衮冕巍峩森列殿庭至尊不臨孰為宗主乃即後殿施紫金檀作釋迦像與彌勒稱五百相好有不具者俱為足之前佛後佛共轉法輪與諸羊車作大教主諸修行事諸化導法周遍寶坊靡不畢具雖我世尊法華會上眉間白毫所照世界所現瑞相所作佛事何以過此靡金錢一萬萬而住持足跡未嘗一出戶庭自非具本來福德藏修本來福德性真應於事相者安能如是巍巍堂堂也哉院枕繁闠酒坑綠穽盜山

殺海勢席詐怛財熾氣嶮惡習盤結周迴四隅境風業火一刹那際摧菩提樹焚般若鍾鐵圍深固阿鼻暗黑無量苦事種種見成如蟻旋空以苦為樂晝夜覯歷而不覺知是則名為可憐憫者令於其中即事示相因相起信轉大苦海成大善林化愚癡人發智慧心化暴急人發忍辱心化懶惰人發精進心化傲慢人發恭敬心化散亂人發禪定心化淫穢人發清淨心化貪盜人發滿足心化慳鄙人發檀施心化嗔恚人發歡喜心化殺

害人發慈善心化妄誕人發真實心種種心生種種心

滅一彈指頃捨惡趍善其為饒益無有限量無有窮盡

諸來觀者彈指讚歎得未曽有爾時有一居士自凡夫

境諦觀凡夫作諸妄業受諸妄報王侯螻蟻共一苦聚

心生悲惱未有咨决又聞如是大都會中有大業坑復

有如是大功德海懽喜踴悅稽首作禮住持問之曰昔

須菩提常白世尊阿羅漢道從無諍修無諍三昧人中

第一又白世尊我從空生證解空果成無上道即是義

觀無諍及空是阿羅漢滅妄證真二大法門我觀世間
種種障業皆從諍起諍心一萌河沙國土微塵衆生各
立見界自爲同異於普佛境失普物性又觀世間諸不
空者皆依粗濁事相而立認賊爲子返爲賊媒自刼家
寳客境窮露無可誰何今子於此有諍界中開示無諍
正修行路不空界中開示真空本寂滅體雖則對病設
藥猶墮有爲但此界中諸有生者染病方深云何勿藥
假一切有詣一切無畢竟無中藥病兩亡事理俱泯唯

病與藥總成昨夢露地白牛卓然獨立子之所志其在
兹乎住持蟫蜃而言曰嗟乎哉是何子之多事也老僧
昔者南遊諸方至於何山見一威猛大師子王寓名曰
辯於千載後無見見中親見臨際我於此老承事供養
經歷年歲寂無所知忽從户外賣菜中聞師子吼我於
爾時性命俱斷悟本來空無得而得今於此刹作粥飯
頭飢來即食飽來即睡十二時中一切平常如子所說
我總不知但以前日創建已有其緒成功不毀姑為終

之諸世界中及世界法總是大阿羅漢普通道場無用强生分别作善惡想立取捨見何山所得如是如是居士曰咄龍生龍子鳳生鳳鶵四海老憨名不虚得筆集緒言因以為記

玉局觀崇禧殿記　　胡元質

臣聞天之所以開聖人緊必有所因也葢將盡畀所覆使司牧之全三光五獄之氣以一天下故受命之符有開必先兆於多事之日培夫太平之基誠非偶然者漢

之光武三代以還中興之功成於建武之盛際不知中興之兆見於建平之初元其年甲子降生之夕休徵嘉應史臣特書豈非天開聖人之明驗耶天祐皇宋聖聖相繼皇帝陛下膺天歷數應千歲河清之瑞維建炎元年歲在丁未十月二十二日實誕彌之節也方時多艱中原俶擾太上皇帝遑遑汲汲紹開中興而所以終其功者庸詎知夫天意固有在耶濟陽赤光光燭天矣聰明天為之生勇智天為之錫實濟世安民混一六合之

資聖人之所獨得於天者太平所繇基也成都府府治之西南有觀歸然按道書耽僊甞說經此地湧出玉局因以名觀列二十四化之首在甲子中丁未實主之皇帝元命也昔華山為明皇本命旺氣之舍猶禁不穿治矧皇帝帝德廣運咸五登三其元命所主經見甚白欽崇之禮所當先者臣代匱帥蜀兼守是邦竊惟如南山之壽若天保之歸美報上天子萬年若常武之對揚王休臣不佞深有慕焉爰率旁近部使者同出緡錢卽其

觀創建元命殿旁挾兩廡規模氣象極其雄嚴以爲上
帝冑祉錫羡之地乃淳熈五年夏五月經始歳行既周
纔訖工每遇會慶節正至三元與夫元命之日敬率文
武官朝謁祝萬歳壽于庭永爲彝典爰剏以聞乞賜之
名以示無窮崇奉之敬維冬十月有吉從之錫名崇禧
命下之日歡聲旁魄如霆如雷咸謂吾君壽富熾昌於
穆不已臣敢拜手稽首推其意而言曰在書有之今天
其命哲命吉凶命歴年其命均出於天而其所以命則

或有異焉豈非天以眷命而生聖人聖人當修德以應天命耶命之在天修之在人顧所行何如耳堯之聰明文思而輔之以兢兢業業湯之齊聖廣淵而輔之以慄慄文王之聰明齊聖而輔之以翼翼夫以帝王之絶德皆天所授而躬行若是力者益不矜其所可恃而敬其所可勉也故自正心誠意擴而充之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聖人修德以答天命者也歴年之久長子孫之逢吉命雖不於常而福善之

至斷可必皇帝陛下聖孫天縱德妙生知篤愛敬以事
親厲勤儉以率下政修化行彌溥海縣道豐仁洽布濩
天區姑以蜀言之如酒之估重鹽之額浮茶之課溢闗
外和糴之擾糴路上供之費沉痼百姓幾年於茲聖心
怛焉乃出緡錢每歲爲之蠲減幾二百三十萬緡有畸
起捐瘠於溝中者又不知其幾億鉅萬也蜀去天萬里
恩惠浹洽如此其暢則夫幅員之廣生齒之衆漸被汪
濊之澤涵泳泰和之時可槩見也宜其同心愛戴飲食

必祝天鑒昭晰如在左右無疆之錫無窮之基與天同長與地同久與日月不息與維斗不忒億萬斯年寧有紀極耶若夫沉幾密運規恢遠圖厲志復古帝念甚烈聖而不可知之神固亦難以涯涘矣自罹多事將六十年天地之數離必合安時處順晦養既久發勇智於天威運聰明於神武其傑孰能禦之生於多事之際甲子一周身及太平天命顯著爲禧之崇其有加於此者哉臣何幸身親見之淳熙六年十二月日記

靈泉縣安靜觀改作十方記　扈輔

世謂黃老之道與儒流異而不知清淨無為即吾何思何慮思無邪之說也膠西蓋公得其學授曹公參參以之治齊治漢皆致唐蜀郡朱公隱令之靈泉澹然自守一介不妄取竇長史軌以禮羅之委珍賂遁去獨高士廉得一瞪視之識其意曰是使我以無事治蜀也乃簡條目薄賦斂蜀果大治君子以是知朱公所懷與蓋公同而黃老之學真有益於治道也朱雖仙去猶眷眷不

忌生靈浮游世間以療疾救苦為務蜀人即其故居祠之聖宋賜額安靜觀錫號妙通真人紹興二十八年上皇以皇太后旨命師臣增修其宇淳熙四年秋内翰給事胡公奉詔安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越明年夏旱遣使禱於祠下不崇朝而雨歲乃大熟公感之而患其徒之不肅也遂改為十方自青城山召明素守靜大師韓元修開山住持韓卒命法嗣孫克勤繼之鐘鼓益新四方施供益至氣象恢然視前不侔矣先是公之政以

清靜寛厚為本拔寒素修軍政服夷狄舉醝茗酒課五十年之弊一旦掃去凡所設施秋毫弗擾殆與真人心契神會不待得於眉睫而後知之也郫人含餔鼓腹安公之政用是建生祠于觀之西繪公像以事之輔以門下士伐石以記非獨示一時改律張本抑述公之德以詔後世也真人諱桃椎其詳見唐史隱逸傳公名元質平江人今以敷文閣學士中大夫被旨因任異時歸秉鈞軸推其道以治天下當出曹公治漢之右豈特治蜀

如其治齊而已哉區區士廉有不足道者此真人黙望於公如是而輔之所以樂書也淳熈六年十二月日記

昭覺寺無量壽佛殿記　王正徳

淳熈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四川制置使敷文閣學士胡公之夫人魏氏以其弟軍器監丞叔介大祥欲擇勝地建無量壽佛之像以資冥福久莫之得因其父參政敏肅公諱日設供於昭覺禪寺至庫前見穹屋十數楹翼以廊廡閎壯静深可為佛宫而其下蕪穢弗治夫人有

感焉於是規度面勢整修壞陋遂建無量壽佛以居之像成設坐几窻牖凡供具又命其女慧齊大書殿名以揭之復念傍壁汙壞弗稱巨麗將飾而新之繪西方變相而壁之塗忽有剝落者視其下則舊有畫宛然即西方變相也僧老環拱歎嗟以為異事夫人亟命工盡去舊塗補其圮闕葢以丹青之飾光采呈露而殿益華好克稱西方氏之居邦人和會闔城來觀以謂此屋閱百年過而遊焉者幾千百人而曾無一人發之雖久否則

傾久晦則明物之理也然非夫人之德則無有發之者豈道心默契顯晦固有待耶夫人第三子通仕胡紳幼而敏悟素所鍾愛次年十月五日偶以微疾不起死之夕與其生之日時俱同固知壽夭有不得而加損夫人痛焉又命工粧塑觀音勢至二像于無量佛之兩旁以資冥福淨土道場於是備矣或曰夫人為是佛事福田利益不可思議余曰夫人之心豈誘於福田利益而後動耶方敏肅公坐廊廟布大政于天下盡還遷客於南而

令大學公又厲砭石以起西蜀之病夫人蓋有助焉是非福田利益之尤乎夫人性根於仁定生於慧宴坐蟠經垂二十年而今志益厲旣書楞嚴圓覺經鋟之木以幸學者又刺指血書金剛經彌陀勢至經以薦考妣今又書妙法蓮華經七卷口誦心惟洞達奥妙雖老師宿學業於西方氏之敎者自以為弗及是豈偶然者哉余於釋氏瞢不知曉至是若有得焉故為記之而又贊之惟一切心具一切佛彼昏蝕之弗見抄忽匪心則然如

大明月微雲過之顛倒毛髪惟定于一内明外通八萬四千一毛竅中我聖有作毋以一唯訂之西方理一無二敬出頌言擊蒙剖瞽導揚佛心垂戒終古

新繁縣朱真人祠堂記　劉光祖

古之僊者或詭服變名姓佯狂市井間人莫測其為或啖食草木土炭諸臭惡物逢人不擇貴賤肆口罵毀至以瓦石擊走之或事化丹砂水銀諸不死之藥往來海上遇其徒授之祕方期不泄於人世所傳多此類也或

云有陰功者亦得白日僊去是皆不可疑其有無而余常常喜道朱真人事讀茅汝賦悵然知其為隱者也其言有曰壁崩剥而通風簷摧頹而漏日又曰削野藜而作杖卷竹葉而為巾余雖不能然也而意殊欣然慕之至其終篇有曰口無二價日惟一餐於是置卷而歎曰僊者無他惟修心養生二事而已矣惟其純一不變人罕能之使人能終身不二價則赤子之性常全終日不再食則沖虛之氣常集其於僊也何有修心以保真養

生以鍊神其為道也簡易其為功也悠久余嘗攷唐隱逸傳然後知真人之事非有荒忽詭異之跡而皆可究也裂冠毀服竄匿林莽間彼實軌者方以多殺戮為治固高人之所鄙而不顧也雖高士廉粗知安靜之理亦烏能識夫人不言之妙哉纖芒屩置道上人曰居士屩也以米茗易之輙取去終不與人接其所為如此而傳不言其所終至今其迹顯晦不常然而人所共傳者每每於夢中以藥石愈人疾本朝崇寧間賜號妙通真人

比歲蜀人信事之益多邑有其祠家有其像今新繁縣隆道觀新作祠堂者鄉貢進士李湙王焯率其邦人之為也余與李氏兄弟交重其能以文學相繼取科第湙之兄湜必欲得余文記立祠本末余魯鈍性不喜外騖竊於真人之道有感焉故樂為李氏兄弟書之若夫祠堂之歲月有不以廢興為存亡者不必記也淳熙八年六月日記

藥師院記

失名

大城之北百步道歧而東又二十步有院焉建置甲子未詳古德相傳昔有發地得佛相如藥師故院因以名僧以律居之族泒支分後皆絶其有傳者獨老比丘宗擇耳院距余居际去城遠近相若余昔來遊瞻像設則蛛網蝸涎金彩剥蝕頹垣壞宇雪噓風饕撐距有經營意在落落也余官遊久一旦還家過之則向之故者新蠧者堅頹者起缺者完卑者高蔀者明狹者廣大殿飛樓堂堭廊廡寮室庖井次第周列金鋪璇題結構精麗

洪鐘遞扣響答數里余怪問擇曰是何因緣有此殊勝曰是葢釋梵神力所持檀那願立所就耳此土諸山坐大道場地入濬廣凝土度木興大佛事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我院無常住一壠之饒錙累黍積丐乞以成心智囊金盡於此矣於我法中是為像教樹佛集徒燒燈散華敷崇筵榻使後之佛子安住禪那得大善利我持是念上報佛恩以是因緣成此勝地余曰光新寶所師功難量若以報恩無有是處且瞿曇初生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周回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正當是時天不能葢地不能載昆蟲草木無安住地十方虛空盡皆消殞師於此際名何為佛以何為恩復於今日謂何為吾欲以何報若言有佛是謂謗佛若言無佛我今何在為復論恩恩不自恩若欲報恩報不自報佛我恩報是塵非法一切俱空見墮斷滅云何造寺名報佛恩設復有人以大勢力興大蘭若金剛為地白銀為山非報也風鈴百級霜瓦萬楹非報也金繩經道寶網

羅空非報也圓頂如星緇徒如塵非報也梵唄轟雷膜
拜震地非報也爐薌華薌多伽羅薌多摩羅跋清妙之
薌薌氣成雲燈光鑑光妙湛寶光無垢摩尼圓明淨光
光明破夜無量寶聚塵劫莊嚴於諸佛法了無交涉雖
然師試自我求之盡天地日月山河國土城府廬落溝
谷逵道園林臺觀舟車井臼虎兕虬龍雞豚烏鼠乃至
若干形若干聲音若干臭味若干名品若干動轉崢嶸
寂歷遍界難藏我佛衆生互為主伴若能如是則塵塵

佛事剎剎寶坊十字見成何勞造作擇聞是語合掌讚曰善哉我於佛事抱寶號窮仁先所陳求消死解我今直下於我所見一動一靜一石一木歷歷知歸敢請大書永嚴梵剎余笑曰有是哉乃為之記擇俗姓李氏於佛慧海具大信力年三十祝髮受具今逾八十精健絕人子慧覺義學該貫孫慶海得江湖化度忘返慶洪能嗣師教云

成都文類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四十三

詳校官左中允臣璐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興岱

謄錄監生臣蔡臨

成都文類卷四十二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堂宇

墨池準易堂記

何涉

道晦於叔世而白於盛時迹毀於無知而伸於有識葢其常爾揚子雲立漢哀平新莽際號為名儒聲光馮馮

雖千百年亡輒衰敗有宅一區在錦官西郭隘巷著書墨池存焉後代追思其賢而不得見立亭池端歲時來游明所以景行嚮慕入魏晉李唐其間興衰如蠓蠓蒓如蠅營營侵侮讙譊之聲未窮而氏姓俄變獨子雲之宅巋然下據不被廢徹亦足以信其材度藝學為世所仰也王德數盡中原潰喪王建由草竊進據蜀土僭立稱號用淫虐暴恣以成其一切因不暇識所謂揚子雲果何人也宅與墨池垣入官界為倉庾地至知祥昶世及

皇朝仍而弗革淳化甲午紀順冦始亂放兵燒掠隆隆積廩化作灰阜賊平生者因其地改創營䧟以休養卒徒環堵儒宮彌益汙辱慶歷丁亥今相國集賢文公適為是都尹有中興寺僧懷信詣庭言狀公歡悅累日命吏尋遺阯畫疆以還其舊然屋已名龍女堂池復湮塞洟涊矣方議疏葺而公遽追入覲事用中寢明歲戊子提刑司田郎高侯惟幾秉閒獨至睹荒圮湫莽咨嗟久之且言子雲八十一首十三篇逮他箴頌其詞義奥遠

山生澤浸上與三代經訓相標襮士大夫不通其語衆指以為孤陋用其道反絀其迹如聳善捄俗之風將墜地弗振何退諭賢僚名卿歛俸餘以圖經構知尹直驅宥程公學據壺奥人推宗師扶秉颷流敦尚名義聞而説命取良材凡助其用都人士逮田衣黄冠師雖平時叛吾教訹他説以自誇者亦欣歡忘劬來相是役辨方審曲率有意思直北而堂曰準易繪子雲遺像正位南嚮諸公儀觀列東西序池心築置亭其上曰解嘲前距

午際軒楹對起以須晏會曰吐鳳奇葩雜樹移植交帶垂茗森列氣象藹藹三月晦凡土木繫堊之事畢成君子謂高侯是舉也扶既廢補久闕其激勸風旨雖古人不過矧夫資識端亮學術雄富若導積石引長河愈久愈洪無枯涸慮文章麗密據法裁詖若衣藻火以退異服故舉動建置皆可師小子不文承命悉悚謹爲之記時慶歷八年

揚子雲宅辨碑記

高惟幾

前書傳揚雲之先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即犍爲郡漢建元末領江陽今圖經有揚雄宅并洞洞前刻揚雄像此即揚侯爾以雄名最顯後人慕之第稱曰揚雄宅與像迨此存焉今爲道宮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閒避仇復遡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宅一區禹貢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孔安國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南衡山江所經在荆州李膺益山記曰岷山去成都五百里有岷山縣江源所起也故其西之八十里江之南石紐禹所生處而班氏謂岷

山之陽曰郫採闕之誤耳且岷去蜀郡五百里郫去成都四十里則郫不在岷山之陽明矣蜀都故闕曰中興寺即西漢末揚雄宅南齊時有僧建草玄院以雄於此草太玄也蜀記曰草玄亭即揚雄草太玄所也宅在州城西北二里二百八十步揚氏蜀王本記云蜀之地本治廣都樊鄉後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張儀定築成都而縣之令州子城乃龜城也亦儀所築縣經曰縣在子城西北二里一百步今草玄亭廢址乃其宅去縣僅二百

步與二說符矣益州圖經有揚雄坊而郫無揚雄宅郫亦不載揚氏遺事是知季五世傳一子世世為成都人也宅豈郫乎矧郫與岷殊不相涉史氏務廣載備言据摭之舛固亦有焉予因辯其誤意泥古者止以班史岷陽之郫有宅為然

醉經堂記　　張商英

何霖澤民作堂於碧雞坊之右名以醉經丐予記之記曰太古之時六經之道禁于天地混茫間天下之人不

知所以養身之具乃相與汚尊而抔飲茹毛而咩血俎豆之事闕而不講君臣上下賔師朋友之間無以相接有聖人者作乃調和仁義道德之術造六經以薰酣天下之人伏羲神農之時沈濁以厚堯舜文王泲而清之周公斟酌以勞萬民於是四海之内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至周末而變諸侯卿士無德可頌號呶酎嘦悖于典法仲尼乃爲之賞罰而繩糾之六經之道自是始備聖人以清賢人以濁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仲尼既没諸子

之徒剽攘糟粕之餘而失其傳私售其說以腐壞天下之口腹楊墨苦而薄莊老淡而漓使好之者憒然狂惑而不可責以正禮孟子荀卿楊雄復去其滓遂復醲厚故韓愈嗜而美之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也古之人常醉於斯矣其始也其色洒然以恭其性陶然以和及其沉湎也靜聽而不聞譊譊之音熟視而不見外物之華杳然忘家則三歲不窺仲舒之圃嗒然遺形則累旬不櫛世南之髮忿而爭則樂詳擊地肆而狂

則接輿歌鳳悲則賈生慟哭喜則買臣行謳蓋六經之醉人也如此今澤民既醉於經又能作堂以為醉所鳴乎澤民年少而量洪吾安知子之不為醉翁也

蔟桂堂記　　常環

國朝設科取士之制名謂之因隋唐之舊實肇造一王成憲其著之甲令綱紀條目纖悉微密精審明白天下安而服之而人材輩出公卿相望髙文絶武鉅德殊勲鎮社稷光邦家者率由此選故世號進士為將相科蓋

其自鄉黨所保任郡國所貢薦禮部所程考至天子親試於廷一切按法無敢慢至公雖有鬼神不能竊毫髮須臾之幸有司謹尺寸銖忽之間而每獲魁梧非常之彊士子就規矩繩墨之內而自見豪邁不羈之才是以朝多得賢下罕失職雖不用三代取士之殘法而盡出三代取士之本意雖不侈三代取士之虛稱而盡收三代取士之極功故士以進士登科為榮焉夫天下之所謂榮者榮其無私而已恩澤因緣爵公封侯者尚矣而

世莫之榮也盖天下知其私爾嗚呼惟天下有公法然後士有公進惟士有公進然後天下榮之况於一邑之小一家之中而登科者躡踵宜乎蘂桂堂之作也堂作於延壽佛宇而延壽在雙流之東門雙流者成都府之隷邑也宋氏家雙流而雙流以進士起家始於宋氏凡宋氏登科慶歷五年二人曰右賢曰右人皆贈朝散大夫曰文禮之子也長為太常博士次為朝散大夫贈朝議大夫治平二年一人曰構朝議之子也為朝奉大夫

贈太中大夫元豐五年一人曰良孺博士之孫也為朝請郎崇寧五年一人曰京太中之子也今為朝散大夫太府少卿出知邠州宣和三年一人曰衍太中之孫太府之凡曰亮之子也今為迪功郎自朝議至迪功祖父子孫聯四世自博士至朝請祖孫再世而皆大夫之後也邑人既榮宋氏登科之始又榮宋氏登科之多推本大夫教子之美而熙寧中邑令尚書屯田員外郎徐侯九思嘗揭其所居坊曰聚桂故堂名用之且圖宋氏自

大夫以來像於堂上邑人之語曰使吾邑之冠者童子登斯堂見大夫之像則莫不樂其賢父兄使吾邑之先生文人登斯堂見博士朝議之像則莫不訓其良子弟使吾邑之衆歲時大和會過堂下瞻望宋氏之一門服章煌煌而英風秀骨容貌出類其咨嗟歎息徘徊而不能去者不知幾何人也則為善者不亦用勸矣乎雖然宋氏其來遠矣大夫有隱君子之德有令聞於其鄉弟曰堂舉賢良方正科深春秋學名見國史博士徤與挺達

悟死生之說朝議佐邦領郡有迹未老勇歸見其子為使者太守東坡先生所謂丈人今年二毛初登樓上馬不用扶又曰蔡冓上壽白玉壺公堂登歌鳳將雛者贈送太中迎親知彭州詩也太中受知神宗皇帝數稱上意旨屢典州兩為尚書郎文學政事譽譁一時朝請雅粹儉潔喜自晦匿太府初鎖其廳取科名歷郎版曹天官遂貳光禄太府年少立朝不阿附詞藻煜然迪功擢第又以鎖廳年尤少未壯辯洽有祖父大略夫善久者積

厚積厚者報長宋氏之善久乎視大夫則其上世可知也宋氏之積厚乎旣五世矣則其來者可知也或曰宋氏善久積厚而累世之仕者又皆聰明雋拔獨未大顯何也有應者曰聚興忽起一朝不仁而貴富生兒豚犬嗣酒甕績飯囊非所謂福也惟禮義忠孝之傳業行聲名之襲冕裳與駟之繼不斬不斷譬猶源之往也無窮而甚長是所謂餘慶也今宋氏五尺之子三尺之孫競務於詩書憤悱淬磨晝夜勤苦若有物迫逐之然則天

之報宋氏其可涯也哉

杜工部草堂記　　趙次公

六經皆主乎教化而詩尤關六經之用是故易以盡性而情性寓之詠則詩通乎易書以導事而事變達之詞則詩通乎書詩興而禮立樂成無詩則禮樂無以發揮詩亡而後有春秋有詩則春秋無復勤聖人之筆削然則詩之旨不其大乎故孔子刪詩之後而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孟子尤長於詩而有七篇之書其與風雅

明教化無異也自孔孟微言之旣絶而詩之旨不傳區區惜别已失於漢華麗委靡又失於六朝唐自陳子昂王摩詰沉涵醇隱稍爲近古而造之未深其明教化者無聞焉至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亡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胸中所蘊一切寓之以詩其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又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其素願也至其出處每與孔孟合尚

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濵則其遲遲去魯之懐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則有枉駕再顧赴期肯來禮數非不寛也而卒未免於嫌忌致同袍有蜀道難之悲我公以甫氣味之同神交於今日而况閭閻有揖遜之風松竹無荒蕪之歎在甫所得為多則甫之精爽凛然宜安新宮之奐塏而樂之矣儻甫無恙其遇公也受知之篤始終不渝嚴公視之得無怍乎彼之疇昔論詩孰與今者刻詩之意也天下後世由是識曲阜之履愛甘棠之木誦

其詩以知教化之原豈不自我公發之邪

又記　　喻汝礪

紹興巳未天子憫然念全蜀之民久敝於兵會成都請帥上問於二三執政欲掄文武智畧閎博之士俾之保惠而鎮綏之以休寧其父兄子弟以厭其疆場戒翟之不嘉靖以紓予憂翼日宰相選第一二臣以聞上弗許也已而曰朕得其人矣習先王之典章憲度重之以篤實任事無易張燾者維予寵嘉之第蜀逴遠燾能為朕

行乎其以朕意召而諭焉宰相具述上旨公作而言曰上有詔燾敢不承宰相又曰公毋遽俟聚堂尚熟議之公曰上之使而命燾燾其行矣奚議之為宰相以公語聞上太息良久曰朕顧張燾術學行能是應陪禁闥策大事其去朝廷非是而公請行益勤於是制詔中書門下以吏部尚書張燾為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安撫使公頓首奉詔入辭殿中具奏所以飭正蠱敝恢濟中興之策上嘉納之天語褒異曰朕當寘其諸坐右且得旨

浮荆郢道夔巫以入蜀公行至京口乃更請由宋汴走函洛歷崤渭治遐矚乎二周三秦之形勝因得與宣撫司規所以隠蔽扞衞庸蜀之計詔從之入蜀之初廼推上之所以夙寤晨興念慮遠方之意與夫所以臨軒慰遣憂勤寛大之詔鏤板宣布蜀人呼舞至相與泣下居無何敵人果寒盟滅夏穿塞霍蕩三輔巴蜀震動當是時闗門廢備儲會單耗有司責糧急甚人心寒懼公廼下令代以官粟至秋償焉軍食豐盈民不怨疾蜀距行

在所幾萬里郡邑解慢諱職不問大吏養交以苟偷為便民小吏墮偷以督責為生事事滋不治民寃無愬上因公寛恤全蜀公性儉勤厲練核庶務乃引四路之訟而親决之領畧判斷支分葉解千縷萬牙細見毛脉是非美醜各聽分位問者鹽酒之法日益廢壊吏務便文民困月額父媪流離敫天不聞公晞然曰煑海榷酤之弊極矣知所以張之而不知所以弛之知所以用其利而不知所以救其弊川縣之吏梜書錯數計日而責焉

殆未有以慮之也其何以支悠遠厚死亡隱西南而訹敵人乎亟狀其事以聞有詔嘉許於是州縣奔走事令緒求盈虛損浮蠲乏之人不告病庚申之春歲惡蜀饑東山之民羸餒日甚公命海惠僧真惠作饘淖稟給之賴以全活者亡慮六萬餘人又命寘四場於城中逮緊分貧飲茹窮燥閑羅之豪不敢牟利唯公恫視蜀人之疾苦必思所以拊摩而飲藥之其要在於建畫長利存定窮寡貶伐貪濁扶起廢滯以為屏維四川悠久亡疆之

計於是乎絀殘吏之程督不時前期邀功者蒐汙吏之冒濁苟容漁奪百姓者振士大夫之淹滯而開其磨勘陞改者章游聞詔旨賜可嗟乎蜀大國也泉流甘清土壤肥好士嗜書工文章民服水溉田粟稻麻窖廥伍枉來盤餐酒漿自敵結難而蜀人始騷矣逮公保釐而來細意養活財貨運行諸産遂長士農工賈各有次行而人始得以飲食滋味嗟乎公之德於蜀如此而意猶未厭也復念文翁以道訓蜀諸葛武侯以義保蜀張忠定

公以鉏惡表善治蜀乃即其廟宮而治新之辛勤拭刮不留昏埃神來神去照映羽衞居頃之又語其屬曰杜少陵詩歌一千四百有餘篇考其志致未嘗不念君父而斯民是憂顧其祠宇距城不能五里騫隳權剝何以昭斯文之光予甚自愧乃斥公帑之餘弗匱府藏弗勤民力命僧道安董其事增飾之慮工一千五百計泉八十萬有奇創手於紹興庚申八月丙戌訖季冬之乙亥告成斲石為碑二十有六盡鑱其詞于堂之四周次第

甲乙毛末不欠辛酉孟夏汝礪以職事見公授之次飯于誠正堂公曰蜀治草堂小異吾儕盍往觀焉飾已肩輿出郊謁先主武侯閟宮遂入草堂弔少陵之遺像飲滄浪亭亭並浣花竹柏濯濯可愛縱觀詩碣公顧曰考石多所日矣願得公文以紀其事汝礪謝曰公自妙齡注鼎科居久之升柱史遂司帝謨作典誥文書抗直議斥天下之病皆開物成務之文而汝礪所難也辭不可則論著之昔之風人敘君臣父子而訓之禮比兄弟朋

友婚姻而詔之義襄宗廟嘗享牲犧賓旅禮樂征伐戍役宮室幣帛衣服池臺藪澤鹽耜鹹梅酒醴而制之數善焉鼓舞咏物之不則譏切箴誨之尹吉甫召穆公仍叔史克嘉父之流愁悽乎怨思昌美乎誦聲是皆切錯美惡分擘善敗典圖崇替而鑑燭後世也少陵之詩故亦如此根於忠信孝弟著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其紆餘扶踈宛轉附物雍容而不迫愔愔乎如揖遜議論冠佩於一堂之上父坐子立雝雝俞俞於閨庭燕豆禮樂

之間至夫陳古悼今勸直而懼佞抑淫侈倖巧而崇節義恭儉槁焉增傷愍惻當世婦子老孺之騷離賦歛征戍之棘數哀怨疾痛慉鬱隱閔亡聊之聲不翅迫及其身而親遭之其於治亂隆廢忠佞賢否哀樂忻慘起伏之變衍迤縱肆無乎不備忽忽乎其能化也就就乎其通道達物也越越乎其摠一神明而貫局萬類也游之於肯綮衆虛之間寓之於無所終始之際激之以海水湯潏飛雲屑雨之聲吁不得盡其極也易曰通其變遂

成天下之文嗟乎非盡天下之至變何足以成天下之至文也哉斯文也儻使申公傳之李克受之河間獻王陳之而吳公子札觀焉則昭陵之所以帝天寶之所以微肅代之所以中興次為雅頌釐為變風坐而第焉可也今公治蜀其所以憂恤斯民之心見於施置如此此其所以眷眷於少陵之詩乎故曰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誠公之志也歟

讀書堂記　　鄭少微

古之文字未傾悉也稷契臯夔之生典謨尚出其身後豈有書可以誦習哉而稷契臯夔卒為萬世師孔子時書浸浸多矣然詩書易春秋皆待孔子而後成禮樂則徒有其説而已是三千之徒其見六經蓋或未完也而孔門高第類有王佐之才其下為將為相者咸著績業其退而不仕者亦淡然適於性命之情自諸子九流紛紜於後世書至汗牛充宇而顓門立黨口授筆傳不勝其多學者以博覽為賢六經傳著以至百氏世傳之史

既以漁獵之矣曰未也下至卜祝醫治之術釋老之教無乎不閱然而人材愈陋事功不逮莫髣髴於昔人則讀書之與不讀未可議夫損益也今夫閭閻之人初不能佔畢而諷急就及激於義理則出詞制行往往萬卷五車學士忸怩歎息不暇豈道德之運在神潛而心得誠不止於簡冊間歟予友房少猷年少雋逸獨往特立不為瑣瑣計顧嘗杜門揖古人而與語方新其所居之北築堂焉名曰讀書謁予文記之予謂書不可不讀苟

不得其所以讀則不如不讀之愈也君今徜徉乎文囿
揭厲乎聖涯汎觀詳説志氣日益靈可以至矣而猶見
笑於髙人以謂君之所能者書耳中有物焉伏羲之所
不能畫蒼頡之所不能制君嘗試掩卷茫然以思適所
得者果何等耶則兹堂之成毁君或未自保也雖然由
鞭轡而後即馭之妙自規矩而後造匠之巧室藏典訓
以示家法固度越靳券弆崇纍塉者千百倍矣葢不可
不陳者姑如是焉可也必拘拘然不徹于象數之外兹

堂也不幾於書肆乎一旦有輪人過君堂下其將何詞以對

近古堂記　　王灼

古今一時也世或是古非今不以為矯居今行古不以為泥何也曰古之道難施於今者既絕滅無聞矣今所當用者間有傳焉欲違之以從吾私勢不可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結繩而治後世

聖人易之以書契變通盡利何事於古也然堯舜二典禹皐陶二謨皆首稱若稽古三代之興文質迭尚固有損益亦各有所因蓋例以古為師未嘗聰明自喜妄有建立故祖述者其正也變通者其權也日遠世衰聖賢之心迹微矣有君子焉或見而知之並時而傳或聞而知之百年而傳用此治身用此治人古道賴以不墜至若聖賢之教化德澤行國中被天下日遠世衰尚一二可觀則君子又喜為之稱説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

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蟋蟀詩序曰此晉
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
遺風夫紂去武丁雖云未遠祖孫相望蓋九世矣晉僖
公之時距堯已千五百歲然皆餘教未泯舊俗未遷而
君子能明其未泯與所未遷者告人豈欺衆耳目要好
古之譽乎抑古之道果可嚮慕至此極也元豐初眉山
守居作樓觀大蘇先生記之曰吾州之俗士大夫貴經
術而重氏族民尊吏而畏法農夫合耦以相助此近古

者三先生曾姪孫漢良今占籍成都取記中近古兩言名其堂秦音楚奏示不忘本亦可謂有志於古矣漢良少通家學多識前言往行若將與時競壯而自放江湖者數年始歸從桑門諮決心要又若身世相忘晚乃懷故鄉眷眷其俗又若譏刺今之人不如昔欲躬振起之何其多轍也予聞桑門奥旨謂十世古今不離當念漢良果能貫之以一則過去見在未來如夢幻光景了無可擇而吾妙用行其中尚遠近云乎哉

浣花四老堂記

郭印

四老堂者華陰楊寗之所建也寗父損之字益之甫冠為虞部員外郎李畋門下士工詞賦六預鄉書兩居首選通易詩書春秋論語講授諸生四方從學者不下數百人每牓計偕登第者甚衆元豐中試特奏名賜同學究出身丁母喪服除調綿州巴西縣主簿後遷幕職知鹽泉縣爲嘉眉州考試官得人郡守監司交章薦以京秩時年六十有六秩未滿謂子孫曰吾晚籍仕版祿不

逮親吾欲謝事庶得一朝官恩及泉壤人子之願畢矣諸公所舉京秩上書固辭遂告老授通直郎繼以覃沛轉奉議郎錫六品服雍容里社日與致政承議郎任傑漢公承議郎楊武仲子臧游其後楊咸章晦之以通直郎掛冠歸即造其間是為四老唱和詩中可見矣四老皆以恩免得官致仕陛朝朱衣象笏顒顒雅雅出則聯轡坐則連席春晝秋宵一觴一詠有無窮之樂鄉人咸欽慕焉漢翁年八十四晦之八十一子臧八十二益之

七十五以終審弟纖泉猶子高嘗坐普賢僧舍慨念四
老平時蕭散于此欲繪其生而未之遂廼請于審築堂
圖像以示方來審忻然從之蓋大觀四年三月也堂既
成審纖繼歿高亦亡而士夫瞻睹必問所因僧莫能對
纖之子雲叟高之弟允恐湮沒不傳屬余紀其始末因
録四老詩併刻于石其意甚美嘗謂昔四皓當秦之末
避地商山至漢高祖亦不能臣後世仰之不啻如太山
北斗如前四公生承平時晚得一命饑廩未豐乃退而

閒居詩酒共適終其天年雖與四皓出處若異而道相同心相契也世固有曳紫垂金龍鍾耄齒貪戀爵禄不忍舍甘與後生晚輩駢肩接武於權要之門為衆指目視四老獨無愧耶嗚呼四老其可以為世楷式可以警當途之流競也夫紹興十五年記

監古堂記　　師淮父

成都人有隱而不仕曰馮氏之老者君子人也嘗於其家闢地而為堂期於疏明峻潔而止不務飾也堂成則

遂出金錢盡市古以來凡有名經書子史百家之說以實其中朝夕游焉樂其百味而莫之厭也然不欲獨擅則又分其所啗嗜者以遺其子其子樂之亦猶翁之樂也乃相與名其堂曰監古以志其所得因吾友人黄思忠而求記於予嗟乎吾不識馮氏安知其所得者為何然思忠嘗向予語其父子者數其必有異因為之言曰子之所以監於古者豈以今為不足也歟今固陋矣子獨不見夫日月之運行與寒暑之相移颼然如浮雲之

得喪而不可留也即而推之則自今以上者皆古耳其相去不能以寸而子區區然欲監之且使子而生於稀韋氏之前亦將求所以為監哉吾知子有所不能且不暇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君子不幸而罹之欲逃焉而不可得則乃於古而盡心焉蓋亦離物違人不得已者之為耳嗚呼其事如此而吾安得訾之然而世之所謂必有監於物者皆不足乎已者也苟足乎已則為聖為哲矣尚奚待於外哉吾以為不然古之聖哲莫過

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六七君子者矣考其言行猶不免稽於古先監於前後是以道德光輝而聲聞愈隆歷百世而不可掩矧惟中智而又生於聖人之後其可忽諸故嘗論之有聖哲之實者而後辭其名而不居自居以聖哲者必無其實者也天下之禍莫大於無其實而竊其名愚而自用賤而自專傲然於志得之地而僥一時之榮溺於聲色之奉而忘恐懼之心如是者法必亡宜吾君子望而去之幾不能與之並生而必思所以反

之也傳曰見善如好色見不善如探湯馮氏其有焉然吾私怪馮氏父子出於玆時而能不以世故嬰其心馳騁上下用力數千載間不為不至卒然而名其居之堂曰監古以志其所得此必有幽深難索之理存焉今吾特撫其近者而記之得無愧其求乎雖然人之所以好惡者不相遠也安知馮氏之不我同乎

獨有堂記　郭印

予闢雲谿凡二年其臨流眺遠坐倚行吟與夫鳴琴對

弈賞花釣鯉之所略具而宴賓朋列圖書則闕其地後五歲誅茅定礎植堂焉字以獨有取子莊子獨出獨入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之意客怪而問焉予之雲谿過者不拒其入來者必與之游堂名之揭何悖哉予應之曰夫世之所謂獨者蛻迹塵泥谷栖澗飲違物離人而立於獨者也惟同乎物同乎人而於同之中超然有不可混者是之謂獨獨全於道者也在太極之先出庶物之首湛兮或存不侶萬法而飛潛動植智愚貴賤無一不

有唯聖人默契之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其見聞與人同而見見聞聞與人異顏淵之歎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如有所立卓爾回之所謂卓爾其周之所謂獨歟予觀天下之人出入乎户庭而不知其所以出入往來乎道路而不知其所以往來憧憧汲行至老且死可悲也有能於出入往來之際知其所以然者斯可與語獨有之義矣容曰唯唯遂書以為記

又記　馮時行

郛信可於所居之西東作堂以為燕衎之地摭蒙莊之言命之曰獨有屬其友馮時行為之記夫西州沃野千里欝葱華潤其間隆堂峻宇崇臺延閣覽物象之奇極遊觀之娛不啻千萬至於美淡薄之至味顧幽寂之華觀會萬象於一攷錯微塵於無極能以是為燕遊之適者或無其人豈信可所以命斯堂之言乎夫昭曠在前盲者無達觀廣奏盈耳瞶者絕瑩聽知信可之深者能

相索於無何有之表不知者或以為病予請言其所不知者獨者人之對有者無之偶信可自少時已得道於靜南堂超人我之域過有無之量及今老矣道既熟矣將以斯堂為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物我兩忘而萬物皆我若何為獨非獨耶揔貫萬彙而莫窺其眹若何為有非有耶此信可之所謂獨有非世俗之所謂獨有者也人見其於斯堂起居言笑不異於人而其徜徉徬徨所以跨寥廓而遊汗漫者莫得而見之矣信可曰予真

知我者請書以為記

淵樂堂記 續添 楊天惠

吾蜀有達伯曰木鴈先生生岷峨之麓長卭崍之墟出入於脂膏游俠之窟而其心泠然獨追正始永和之人而師友之然其拔起甚苦其擢置甚厲其造端甚鋭其收績甚勝金寒玉煖五十有餘年而後得寄禄第七品賦秋四百碩闢五畝之宅名百塍之田於是稍斥隙土築小堂焉名之曰淵樂會將致為臣歸老於其央閒以

書戲其友東蜀楊天惠曰予癯儒也暴享此得無有物瞰之因書韓公示兒詩曰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夫經之勤營之劇悴形忍性磨以寒暑而偶有獲焉此韓公詩之所以飾喜而予欲記之亦以志難也唯是名堂之意頗有以而或者未即曉之今夫淵明嗜酒樂天亦嗜酒淵明工詩樂天亦工詩凡語故事者夫人知其然乃予所以千載尚友之意殆不其然也兮盍恃予心而試發之天惠伏書嗢噱曰富

哉名乎吾有以索夫子之懸矣夫論人者無論其人而論其人之天按淵明以微故輟行而樂天以直言屢黜是其過人已遠甚然尚非其巨者也晉宋之交新故糅分朝而南暮而北未見有堅明不二者也獨淵明逍遥前去無所回其迹牛李之鬩簮笏僨路朝為卿而暮為隸未見有脫遺無預者也獨樂天并介中立無所蹈其瑕釁者先生所以取二子寧是耶抑非歟于時天惠董役通濟江上腹藁雖成竊自疑其言之强鄙弗敢出也

行且謀以身承教共定其當焉而病莫之前後一年先生自大邑力疾歸坐堂上委衣冠而壇予聞之抵机哭曰嗟乎無與定吾文矣蓋鍾明死伯牙破琴而不復皷然徐君亡季札挂劍而亡所愛之二人豈以死生寒久要之盟哉吾意先生精奥超徹决不嘶盡時撫𩿨翎過城郭猶當悶記之有亡也輒憶枯思之遺餘稍補輯之以授其子佯寘諸堂右

成都文類卷四十二